

書叢藝文叢收

甘肅

著納 李

行 印 社 版 出 人 工



收 穫 文 藝 叢 書

煤

李 收 編
文 藝 叢 書
著 納 叢 會
書 編 員 委

〔書號〕8150〔頁數〕84頁〔定價〕3400元〔冊數〕1—10000冊

一九五一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工 人 出 版 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

電報掛號二三七三

工人日報印刷廠承印

目 錄

出路·····	一
煤·····	一六
姜師傅·····	三六
父親·····	五二
不願作奴隸的人·····	六六

出路

去年冬，我到剛解放不久的某礦山工會工作的時候，認識九組一個工友彭名貴。他是個出名難對付的人，一個月下十多個班，有錢就送到牌九場上。自從十一月共產黨接收礦山之後，沒有人再要錢了，可是他還是偷着賭。你叫他開會，他說：『開會給不給錢？不給錢，咱們兩便吧。』你催得急了，他只好跟着你走，走到半道，他說：『你先走一步，我去一下便所就跟上來。』結果連個人影也找不見了；你叫他學識字，他說：『認字！我半輩子都過去啦，「八十歲學吹鼓手——中氣不接」，也不知道下半輩子有沒有兒子，我又不教訓兒子。』工友們常在一塊議論共產黨好，他表示懷疑：『噯嗨！我就不信天下還有爲窮人的！我親眼看見過好多回啦：日本小鬼、

國民黨，真是「去個孫悟空來個猴」，一個比一個厲害！都是人家說了算，咱們說什麼也是扮挨揍那一角。人家一個個空皮包來，滿皮包去，有錢的還是有錢；咱們受窮的還不是受窮？共產黨來了又能怎樣？」所以他的哲學就是：『有錢就花，有飯就吃，死了四塊板一裝，拉倒！』有些從訓練班回來的工友，聽到他這樣說，就和他講道理，他一邊敲洗臉盆，一邊說：『你們良心倒好，吃了幾天共產黨的高粱米飯，盡說的「黑棉襖」的話。』

我也問過彭名貴：『為什麼你那樣喜歡推牌九？』他直率的回答我：『心裏悶的慌，就像沒個着落，不推牌九幹啥？』

有一天下午，我到九組去，因為今天剛開支，工友們都到街上玩去了，大房子裏剩下幾個人，他們都正在忙着做吃的。彭名貴坐在炕上喝酒，見我來就趕忙叫：『老弟，來咱們哥倆喝幾盅。』他已經喝了不少，還總向盃裏斟酒，因為酒的作用，他的

● 礦山工作人員的制服是黑棉襖，所以有些落後工人就統稱公家人作『黑棉襖』，話裏帶着歧視的意味。

話就格外多起來。我們談到他過去的生活，他說：『老弟，你問問夥計們，早先，誰不知道我老彭是個好樣的，身體強、幹活好，但是幹來幹去，落得個什麼？落得一身虱子！我們許多鄉親夥計們一個一個被日本子，國民黨折磨死了，我自己也鬧個家破人亡，連這條命還是撿來的，心一橫，一溜下坡道就走下去了。老弟，誰不是愛好的，我老彭睡着比人長，站着比人高呀，誰不愛走到前面？！』

彭名貴和表哥石振中一九四一年從天津來到礦山，就被安置在坑內幹活。那時彭名貴十七歲，可是長得和大人一般高，粗胳膊，身上有的是勁，人家抬一百斤，他總不肯抬九十九斤半。他本來在天津鞋舖當學徒，因為給人鋪床疊被倒尿壺的氣受不了，所以賭氣不幹，跟上表哥石振中來到東北。他倆都下大班，每天幹十三四點鐘，到了換班還不准上坑，不到下班時間，把頭就提上大棍子來催班，睡覺連個炕蓆也沒有，幾塊磚就當枕頭，每天吃窩窩頭，喝鹹鹽水，這些苦楚他都受得了。他常說：『早先，老是吃人家眼下飯，現在吃自己的，那怕喝口涼水也樂意！』他一文錯錢

也不肯花，不敢領膠皮鞋，光腳下坑。工友們常勸他：『小彭，瞧你累得哼哼的，你歇個班吧。』他總回答：『我不累。』別人有錢，不是耍錢，就是嫖窩子，他連牌桌跟前也不站。夏天黃瓜賤，就愛吃個黃瓜，常說：『我吃黃瓜就當過年。』所以工友們都愛和他開玩笑：『小彭，你又過了年沒有？』

小彭在天津，就打定主意，到關外，什麼苦活也幹，省吃儉用，能每月郵個二三十塊錢給他娘，要是往後過得好，有個家，就把娘接來；他娘是個受苦人，又不巴望吃好穿好，只要不凍着餓着就行了；所以閑下來，他就打個小木箱，等着開了支，把錢就攢在那小木箱裏。他不愛多說話，除了幹活，還是幹活。工友們一提起他來，都說：『這人心腸好，人靠實！』

表兄石振中，臉上有幾顆麻子，眼睛有一隻不好使，小時候就愛幹重活，性子剛直、愛動，他娘叫他去給東家放豬，他不愛人家管住他，總和東家鬧盤扭，兩月中換了三個東家。因為父親是門頭溝的刨煤工人，就把他也帶到門頭溝去刨煤，他一到礦山，就像到了家一樣高興，每月掙兩塊現大洋，養活一家，後來爹娘死了，他越發無

牽無掛，他不知省錢，工錢領下來就花，有錢大家用，沒有錢就空肚子挨餓。他從小就和煤作了朋友，他喜歡煤，所以儘管走了許多地方，到處都讓他彆氣，到底還是有和煤分開。這年到了天津，看到表弟小彭，他倆就約着到了東北。他們緊挨在一起睡，一塊吃飯，在一個掌子●幹活。

過了幾個月，開支一次，扣了飯費、燈牌錢、帽子錢、房錢、火車錢，連一個毛錢也沒剩。有一天在大房子裏，小彭和表兄說：『咱們在天津時，王把頭不是說，火車費什麼費都由他出，我們來礦山只管發財嗎？爲什麼我幹了幾個月，一個錢都剩不下，大哥，咱們找他問問去。……』

石振中說：『老弟，算了吧！問也白搭，我到過多少礦山，我早就看清了，他們的規矩全一樣——吃工人、穿工人、坑工人。……』

炕上還坐着一個工友，他認識幾個字，到礦山也有七八年了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『七俠五義』，一閑下，就戴上花鏡讀它，所以大家全叫他『秀才』。他聽見他哥倆

●『掌子』，坑內採煤工人幹活的場所。

談開支的事，就插上來說：『老弟，你們新來，還不明白這礦山的根底，你們到了這裏就算是走了絕路了，唉！沒法子。……』

另一個工友張大個從炕上跳下來說：『這些傢伙每天提根棍，打人就當活幹，還吃好穿好，這不是吃的咱們是吃的誰？』

小彭點了點頭說：『咱一天在泥水裏滾來滾去，連直下腰都不行，都是給人家幹了啊！』

但，他又想起受苦的娘，爲了給娘掙兩頓飽飯吃，他只得咬緊牙挺下去，以後他還得更節省，過幾個月，他想總會有點錢郵回去。

礦工的日子，一天比一天難過，東西直往上漲，工資卻沒有漲，『配給品』也不發。每天大批抓來的勞工送到礦山，吃橡子麵都把臉吃腫了，礦上的牲口都喂的飽飽的才讓幹活，而人却餓着肚子趕下坑去。坑內溜掌子的像穿梭，一見工人直下腰就是幾棒子：『你他媽的，幹活比牛還慢。』如果有人告訴他肚子餓，沒有力氣，他就瞪着眼罵：『吃飽了，撐得你們更不想動彈啦。』

天氣又熱，七八十個人擠在一間大房子裏，兩鋪炕中間安着做飯的火爐，人住在裏面，就像盛在蒸籠裏。許多人害了病，但是日本人，把頭那管你有病無病，只要你還有口活氣就得下坑，你不下去，他的大棒準打下來——『一個臭苦力，那裏來這樣多窮病！』『你幾天沒吃飯，那是你撐得太飽啦！』

人不知死了多少，一死就拖到山上喂狼。

這樣的日子，老石並不是沒有過過的，他明知到別個礦山也一樣：『到那裏也是只有人家的坐處，沒有咱的站處。』可是，他實在呆不下去了，他又想換一個地方。

有一天，小彭手裏拿着一封信對老石說：『大哥，我娘病得快死了，要我回去，大哥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……』

小彭急得直流淚，老石心裏也很難過。他喜歡小彭，他像親兄弟一樣的待他。他說：『兄弟，不要難受，我和你找王把頭請假去，走！』

王把頭那肯讓他們回去？他說：『等幾天吧。』最後他說：『你們先幹着吧，等我跟上頭商量商量，他們要准你回去，你們就走。』

他們只好回來等回信，誰知一天天過去，把頭不但不准走，而且變了臉說：『人還能不死？你站在跟前，她要死還不是一樣蹬腿！現在「增產」要緊，人還不够使喚呢，還能准你們回去？』

小彭知道走不脫，心裏比油煎還難受，拿起窩窩頭來，一點味也沒有，刨煤也舉不起鎬頭，老石心裏很不忍，只有勸他：『兄弟，慢慢想辦法。』

過了幾天，老石告訴小彭，他認識一個在冀東被小日本俘虜來的八路軍——小日本把好幾十個俘虜都分在掌子裏幹活，要他們向老工友學習成爲熟練工人。——老石告訴小彭：『八路軍是些幹活的人，是爲窮人打仗的隊伍，因爲大家都結成一條心，所以鬼子都怕他們；這個隊伍官和兵都一樣看待，他們要把壓在窮人頭上的傢伙推下去。……』

小彭心裏只掛着娘，他那裏聽得進去這些話。

中秋節那天，老石悄悄地告訴小彭：『兄弟，今天是八月節，把頭、外勤都正忙着過節，咱們今天夜裏……』

小彭吃驚地問：『逃跑？你能走得出去？』

老石說：『「八路軍」有辦法，他說用木板搭在電網上跑過去。這危險也真危險，可是我豁出去了。老弟，我打十五就下坑，二十多年跑了多少炭礦，總沒痛快過一天。……』

小彭年紀小，他從沒有見過這樣危險的事，他聽見這事就慌了：『那怎能行呢？家雀也難飛出去啊，要被他們抓住了可怎樣辦？』

老石堅決地說：『死了也比這樣活着強！』

兩個人都不說話，老石看到小彭臉發白，嘴唇直打哆嗦，他拉着小彭的手，啞聲說：『兄弟！你能跟我們一塊走最好，要不，你暫且呆下，等我們去試試，能出去，給你捎信。……』

小彭望着房子四邊圈起的電網，電網外的崗樓，他哭了。老石安慰他：『兄弟！你別哭，我能出去，一定馬上想法去看我大姨，你不在跟前，我把大姨就當自己的娘。』

小彭偷偷地把橡子麵窩窩頭烤成片，裝在他表哥口袋裏，看着老石在朝大房子黑屋角裏一拐就不見了，他回到炕上躺下，心裏又害怕、又煩躁，就像害病一樣。

因為是中秋，正趕上開支，許多工友都打了點酒，心裏煩悶，格外容易醉，老王頭鑽到桌底下哭，一個山東即墨人扭住另一個病得快死的工友嚷起來：『王把頭，你把我誑出來，老子跟你拚了。』

那個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人，只是翻白眼，旁邊的人拉開他。張大個子說：

『大哥，他不是王把頭，是你的老鄉呀！』

即墨人固執地說：『他就是，就是……』

許多人拉開他，他躺在地上，像小孩一樣的哭了。

這種事，小彭已經見慣了，但今天晚上，更使他傷心，人家是一醉解千愁，他却想一睡解千愁，可是翻來覆去總也睡不着。

電燈像鬼火，暗得人對面坐着連臉都看不清，酒醉的人都睡熟了，即墨人在夢中還罵王把頭，『秀才』湊近燈光唸他的『七俠五義』，牌桌上有人押下小褂，有人問

他：『你只有這件小褂，押上了明天穿什麼？』

『沒有就光膀子吧，得快活一時就快活一時，誰還顧得了明天的事？』

小彭的心一直就摺在老石身上，只要聽到外面一點聲音，他的心就跳半天。月亮偏西，大家都躺下睡覺，小彭也朦朧睡去。

朦朧朧朧，他聽得外面有人大叫：『你跑，除非你會駕雲。』這是王把頭的聲音。他一骨碌從炕上起來，聽見窗下一羣人的腳步聲，鞭子、大棒在人身上猛揍的聲音。

『巴格亞魯，豬，打死關係的沒有。』

『是，是，中國人的臭苦力，像牲口一樣，一吆喝一大幫，揍死沒關係。』

小彭的心，比千根麻繩絞着還難受。他想：『是我大哥吧？不會是，大哥早就跑出去了，——不，跑不出去，跑不出去！變小雀也飛不出去，……大哥，你死得好慘呀！……』

他什麼都看不見，只見無數大棒在眼前幌，棒上粘着血，大哥躺在地上不動了。

天剛亮，下夜班的張大個子回來，他一進門，就拍着腦袋嚷：『昨天夜裏又有兩個想逃跑的人碰在電網上燒死了。』

小彭趕忙問：『你看到是誰？』

張大個說：『看不清是誰，燒得才慘呀，身子就像塊黑炭。……』

『秀才』默默地抽着烟，歎口氣說：『掛了號，就像馬帶上籠頭，跑不了，死不了，只好給人家幹吧。』

張大個搶着說：『幹？幹到什麼時候才到頭？到底還有沒有咱煤黑子說理的地方？』

卽墨人說：『這幾天，光死在電網上的也不知有多少！』

『秀才』擦了眼淚說：『逃不出去，早死早托生去吧，他們總算熬出頭來啦，咱們却還在這兒混吃等死。』

小彭頭發脹，他想打人，他想出去和他們拚命，他們讓他的表哥死，也讓他的娘活不成。

把頭進來了，他大聲嚷着：『吃得像豬，睡得像狗，還不下坑去？在這嚙咕什麼？三天不吃鍋把燉肉就皮癢！』

他點了下人數，怪聲問：『石瞎子呢？到那兒去啦？』
大家都不作聲。

『你們都啞了嗎？彭名貴，他到那裏你不知道？』

小彭嘟囔着說：『我和他又穿一條褲子，我那裏知道？』

把頭輪起鍋把，照小彭劈頭就是一下，惡意地說：『你放心，他跑不出去！』
於是那些人們只好把憤怒壓在心裏，像羊一般被趕下坑去。

表哥沒有消息，母親也不知死活，十八歲的小彭簡直變成啞叭，他還想逃，但那有逃走的路？『有個家，把娘接來』，不過是作夢，自己累死還是橡子麵也吃不飽，拿起鍋頭就來氣：『累死也是給人幹，咱還不是落得家破人亡！』心裏難過，偶爾到牌桌跟前站站，有人叫他：『賭兩牌吧！這玩意可有意思呢。』

『咱們這號人無兒無女，省錢給誰用？』